

雕像是一種智性藝術

美好的「身體」代表良好的「人格」——「希臘精神」的體現

既然難逃一死，這一生該怎麼過？

法國當代哲學家呂克費希（Luc Ferry）在「神話的智慧」中寫：

神話故事賦予我們的，是深度相當驚人的訊息、指引人類朝向美好人生路途的觀點，而無須求助於「彼岸」世界的之影。因此，神話故事呈現一個吸引人的企圖，目的是要幫助人類，克服恐懼，走向美好人生的「自我拯救」。

但這個觀點似乎很難讓人接受，希臘神話故事裡不是有著數不清的罪惡嗎？怎麼會說「無須求助於彼岸世界」？

只要相較於一神論的基督教，便能夠明瞭，這些居住於奧林帕斯山的眾神，與人類非常相似，他們每天也都忙於自己的事，以至於無法時時監督人類的生活。而人類呢？也無法與之親近。他們就這樣，讓人類自己單獨去解決「如何生活」的問題。但是，奧林帕斯山眾神是「永生不死」，人類卻有著太多的限制，其中最明顯地是，只要是人類，都必會死亡，「時間」將以不可抗拒的方式，奪走他們最愛護的一切。但也正因為人類的生命不可逆轉，因此對「永遠不再」特別敏感，而這一點恰好是奧林帕斯山的眾神們所無法了解的，因為他們永遠不死。

人類就像希臘神話故事中的普通人類米修斯（能變豬先知普羅）一樣，喜歡「事前未雨」。

「預測未來」，他們最常問的一個問題便是：

既然未來難逃一死，那麼這階段性一生，該怎麼過？

哲學家邁爾那爾便認為，「對死亡的反思」，永遠是希臘人生命神聖的問題。

「英雄」便能永生，而對著人類必死的命運，希臘人提出的，是一類「英雄主義」的人生觀。

像阿基里斯、尤里斯西、赫拉克勒斯、伊亞宋等為平凡人類完成艱鉅任務的英雄人物，他們便能免於平凡人

終被遺忘的命運。他們便能跳脫曇花一現的世界，從短暫的時光中掙脫，在某種程度上像眾神一樣的不朽。在希臘人的文化之中，這並不同於今天我們所稱的「聲譽、名望」，而是涉及到一個更廣度的內涵。這是一種存在的榮耀。對後代子孫來說，所謂的「英雄」，便是一種偶像，在這意義上，神話與藝術合流了。

美好的「身體」，便是代表良好的「人格」。

透過偶像，可以讓英雄獲得長存的形式，他不但會被人們久久地記得，而且雕像本身便能夠「重現」英雄的神彩與特質。

對希臘藝術家而言，一座雕像的意義，其神性的表徵，就在於它的「美」。他們是精神的唯物主義者，他們非常看重「肉體」，他們能夠從「肉體」中看出「精神」的價值。沒有肉體的神祕主義，甚至純粹精神的「象徵」，對希臘人而言，都是陌生的。像他們所崇奉的雅典神，並非基督教的「象徵」，而是智慧的「具體化身」（他們很難想像一個無所不在的精神存在）。

他們相信美好的「身體」，便是代表良好的「人格」，外形離開了人，很難象徵德性人格的完美。希臘偉大的藝術家，都致力於用「可見」的來表達「不可見」的。而人類的「身體」，是一個真正容納思想與精神的器皿。

雕像，是一種智性藝術。

雕像，可說是最具希臘特色的藝術品。因為它是這樣明白明白、清清楚楚、毫不矯飾地呈現在「光線」之下，在希臘，人的理性便是「光線」。雕像，可以說即是一種智性藝術（Intellectual art），是思想清晰的藝術家們的藝術。這些思想家兼藝術家們，發現了這種帶著「清明理智」特徵，既樸實又清新的自然表現方法。

希臘，眾神恩寵的國度。

追求極致的完美與卓越，就是「希臘精神」。

連神都低頭稱頌

對我們而言，位於南歐的希臘，是一個遙遠的國家，可是，我們對它不可不生，因為，我們隨處都可得到希臘、希臘的建築、希臘的廟宇、希臘的神話，甚至到口頭禪都可以是：「我今天的心情很希臘！」、「今天的天變很希臘！」這意味著什麼？我們的文明發展中，多元地加入西方的色彩，而西方文明的起源源於希臘。

希臘四周，有愛琴海，地中海環繞，彷彿徜徉在海上的一顆珍珠；希臘半島，四季陽光普照，氣候溫和，讓人心情開闊；希臘的人們，擁有一生中最卓越的英雄與最優秀的學問家，彷彿連神都不得低頭稱頌。我們不禁羨慕，希臘，真是眾神恩寵的國度嗎！

難怪，無數的西方詩人都相繼以希臘為詩，例如，拜倫就是一個希臘迷，他後甚至獻身於希臘對土耳其的戰爭中，最後因為淋雨，傷風感冒而死於希臘，也就是說，他將一生最燦爛的時光與希臘共存。他曾經寫一首「哀希臘」來歌頌、哀悼希臘。或是像濟慈看到一個希臘陶甕，激動之餘，不禁說出：「美即是真，真即是美。」的詩句。

我們在自己心中看見希臘

迷宮與米諾陶

「希臘精神」告訴你——勇往直前完成每一件不可能的任務

迷宮與米諾陶

米諾陶洛斯為帕西淮（Pasiphae）與公牛發生戀情後所生的小孩。克里特（Crete）國王米諾斯（Minos）將米諾陶洛斯關在一個著名的迷宮（Labyrinth）之中，並用雅典人被迫奉獻的年輕男女來餵他。雅典英雄忒修斯（Theseus）自願成為犧牲品，進入迷宮將米諾陶洛斯擊死後，循其預置標示行進方向的捲線，順利逃出。

面對重重困難但永不放棄

小朋友，希臘人這麼崇拜英雄，不是因為他們力大無窮，精力旺盛，或是智多謀，而是因為他們勇往直前的決心，完成每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當我們完成對我們來說就像海克力斯一樣不可能的任務時，例如從未參加過的田徑比賽，一個人騎車環島等等，這種決心也是我們最大的力量。一個人類騎車環島等等，這種決心也是我們最大的力量。一個人類騎車環島等等，這種決心也是我們最大的力量。一個人類騎車環島等等，這種決心也是我們最大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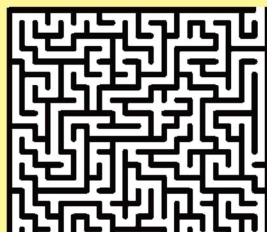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希臘人把神的形象描繪得跟人類一樣，不正是在為他們從神的身上看到自己，也看到他們追求的目標嗎？在課誦這些神的時候，不正也是對理想中的人類致上敬意嗎？即使結局是死亡，只要曾經盡心盡力的活過，就很有意義。

當然，也許我們不需要和獅子搏鬥，但每一天的行動即使再微小，都表現了同樣的英雄氣概。

這不也正是希臘人要教給我們的生命智慧嗎？



小朋友，這是雅典英雄忒修斯（Theseus）擊死米諾陶的迷宮，走進去，你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打敗米諾陶呢？



小朋友，你自己設計一個迷宮嗎？

Al we have now is the moment

達文西說我一生努力可以無憾，一語道盡「希臘精神」。

留下足與神祇一樣不朽的足聲

基督徒稱希羅死後上天堂：佛教徒祈求脫離肉體的輪迴，到極樂世界往生修行；印度人則喜歡到恆河去沐浴，他們安於此生的一切遭遇，只希望能以恆河之水洗淨此生的罪孽，以求於此生的來世。然而，樂觀希臘人，總不該死後的天堂或極樂世界，也沒有行善積德的因果論。他們關心現實世界，他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留下不朽的名聲，留下值得與神匹敵的，奮鬥不擇的精神與勇氣。不論是我們所讀過「伊里亞德」中最後選擇戰鬥的阿基里斯，明知一去不復返，但是仍要去挑戰阿基里斯的侍者王子赫克托爾；還是於於放逐阿基里斯的奧德修斯都是如此。奧德修斯更是放棄了可以長生不老的青春島生活，選擇回到年華老去的妻子身邊，以及等待重整的殘破國家（也許會有人以為他的祖國毀掉了），也有一些生在說法談遊戲父母命運，最終仍是走向厄運神諭的厄庇斯通王，他也勇敢的面對命運。更吸引我們的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比賽者，他們永遠追求超極的表現，擊破一，再突破一，一公分的再超越，而超越人類極限，就是神。冠軍選手可以得到一張悠遊無限卡，在已城邦裡消遣通通不用錢，全民也甘願買單。其實大家都希望這些冠冕們能用到自己的持招，因為那只是在供養一位站在眼前活生生的「神」。

該神是人類學習與競爭的對象

在希臘人心目中，奧林帕斯山上的諸神，常常不是來加持人類的，而是來做讓人類學習與競爭的對象。這些我們所熟知的希臘英雄，總因為事情自己的性格弱點而遭受命運的作弄，但是最終，卻因事情真相大白了，他們還罰自己，或是接受命運的懲罰，卻都沒有怨言。因為他們對於此生已經「無憾」，也從拼搏中獲得智慧與教訓。在他們眼里的神那「神那」，他們就像達文西大師所描述的：我一生努力可以無憾。

然而在我討論希臘羅馬藝術的教學中，有過以上的經驗，我也拿老師口法橫飛地說著神人不同的希臘神話故事，同學也驚訝似的點頭，彷彿聽得津津有味。接著開始看圖片，不管是書本或是投影，同學們眼睛的瞳孔自然而就開始放大，或者舉手摸模後腦勺，左盼右顧，偶爾偷瞄，不然就是竊竊私語說，希臘人不是沒有問題，老是喜歡看人沒穿衣服。每當遇到此現象，老師也照例得不斷地跟同學們心理建設，說破牛皮，請同學不要用有色眼光去評斷。老師說破牛皮，同學仍是執著於自己有色眼光的眼光。

難道中國人本來就是保守一族嗎？其實我們也都聽說過唐朝的豪放女，她們常常穿著暴露的薄紗，甚至比歐美社會更早知道如何穿low的衣服。只是經過了千年，以後她們開始受到禮教約束，將自己越裹越緊，甚至還出現變形女人類——裹小腳。難道古代的眼光要去現代化的我們？難道我們只能用單一的角度去看世界級的藝術呈現？

希臘有很多裸體雕像，或是古希臘時期只展現年輕貌美的樣態，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們想把人體最美的那一刻永遠留存。特別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時候，他們鍛鍊出的肌肉線條與超越自己體魄的那一刻，最後是念茲在茲成為一座座偶像。成為人們敬拜的對象，如果能感受到這種超越的精神性，我們自然會用健康的眼光去欣賞這一座座的裸體雕像。

想一想你是那一種？ 看到裸體雕像你會……

- 手開合摸模後腦勺，不好意思看雕像。
- 左盼右顧，偶爾偷瞄。
- 睜大眼睛說神人沒穿衣服。
- 學習用欣賞研究的角質，大大方方的看。